

衍石齋記事彙

衍石齋記事彙卷十

嘉興錢儀吉新梧

唐氏三世墓誌銘

唐氏之先自紹興當明之季年有僚壻七人者合謀爲
明守

王師下浙東七人者遁而散處嘉興唐氏鄭氏其二也
唐氏始隱城北之棲真寺其後子孫眾或野處皆力穡
讀書樂爲善余識其裔秉義數年秉義乞銘其祖父兄
三世墓曰吾祖父以質慤爲教子識其所自而已毋爲

夸譽夸譽非志也又曰吾叔兄無後吾子與伯兄子嗣
吾意傷之耐之於先塋其不失祀乎秉義之祖諱勝章
娶俞父諱士昂娶張兄諱秉禮字賓王娶章墓於濮院
之美食橋玉灣士昂子五其一殤伯秉文仲秉鈞禮叔
義其季也女四人秉義知醫常志於濟物不辭勩子五
人伯仲子各三人伯長子某庠生自始遷至勝章若干
世至秉義若干世銘曰

昭東穆西耐稍右也北面於湖南則首也世守其質詔
唐後也

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張君墓誌銘

封儒林郎武威張君事親篤孝親疾顛神求代嘗穢別
差劇里之士人以比庾子真親沒弟求析產止之不可
則與以田上腴者半他器物稱是未幾盡欲析君所有
則又與之盡則又與之凡七析而無以食乃授徒自給
猶時時與弟共所有弟沒殯乃已故所識劉文洵家富
中落而瞽君爲謀居食於審眎瑤函得方療其目復明
冬暇立館門外一人跽泣請曰母死矣無以斂君遽脫
所衣裘畀之已乃知其母死久矣君曰是屢假貸弱于

顏爾不足怪也夫生物者天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爲仁故聖人視物之與已一本連結而不可離蓋仁之體固然其事雖有至有不至而其心則無閒其閒焉者必私勝而不能充其仁者也人孰不欲孝于其親顧親之所愛弗能推焉奚以成孝斷一樹猶必以其時而况於人乎况於兄弟乎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君者其足以當之君之子澍以嘉慶四年第進士由庶吉士出宰黔之玉屏蜀之屏山所至以絜廉彊毅聞而君數教之以豈弟君所著有真知錄四卷嘗謂澍曰天下無不可

安之遇無不可與處之人吾於困勉錄中得之君之學以成其行也如是君諱應舉字聘九涼州府學增生考諱德馳封儒林郎母臧馳封安人娶於張封安人元奮勇將軍吳誠後入明而易姓故無同族嫌君生於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時加丑卒於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時加辰年七十有三子四人澍有兄濂有弟洵濬俱殤女子二人適孟適蔡孫二人乾隆五十九年我世父漆林先生主陝西試而澍獲舉明年澍來京師與儀吉相善也二十餘年矣既稔知君質行而澍

屬之銘墓則敬諾銘曰

惰乎聊乎得時之春式乃嗣人求心于天以引其世年

陝西武功知縣錢公兩世合葬墓誌銘

武功知縣錢府君之歿三十年女夫刑部郎中蕪湖繆元益始爲之葬而以其嗣子故靜海知縣鴻勳祔焉公諱汝器字用庵爲太傅文端公第七子乾隆三十年

高宗南巡 賜舉人會

詔開四庫館總裁奏充臚錄

上許之今有謝表存香樹齋集中者也後以議敘官陝西之武功數年卒府君倜儻好義才氣壓流輩閒爲詩歌有丹甌居士詩鈔一卷詩餘一卷其沒也或傳爲汾

水神云娶唐氏湖北巡撫綏祖女無子側室關氏生女
一卽元益妻也關氏撫女守節貧病數十年今元益又
將上其事於有司而請

旌焉鴻勳不逮事府君以縣丞官直隸遷令卒於清苑
旅舍中三娶皆無子今又將以兄之子爲嗣惟府君年
之不永未有遺嗣惟府君之女孝於舅姑敬於所天和
於家人女夫感其賢而報之於府君且及其嗣子厚已
而又未有嗣孫於其窆也兄孫儀吉泣而銘其墓輒曰
嗚呼魂爲神體藏斯壻葬翁錢其思

舅氏餘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歐氏諱芸生字修潔自號馥林中歲多病年五十八絕而蘇又自號餘齋先世諱鄉者自餘姚徙德清康熙己丑進士翰林院侍講學士諱麟祥先生大考也乾隆庚午副舉人湖北廣濟知縣諱朝桂先生考也廣濟府君兩娶皆王氏先生與吾母皆後王孺人出雍正閒學士以事謫戍及歸而室儲盡遺書蕩然廣濟府君求之久乃得雍正元年所拜

賜硯以畀先生寶藏之先生爲之圖後以名其齋與其

集者也先生長身鶴立無流俗嗜好佳山水少從宦
之大梁之楚後嘗一之金陵及病不能登涉則多蓄名
畫臥遊以自適好茗飲雖病不能去曰吾癖是焉已寶
硯齋前疊石藝梅蓄水爲小池池上之亭曰種石先生
手營也積書數萬卷標題秩然時時檢讀必以歸其次
几硯之屬莫不整潔雙扉晝閉過從亦希撫卷長吟洎
如也先生介而和處事小大無不慎爲人任患難不受
報晚境稍困人或負先生反相侮廷先生勿校也而益
以倜然自致於物外而詩曰益工先生於詩尤篤嗜我

從父故禮部侍郎擇石齋集始廣濟府君僑居海寧之
園花先生閒來嘉興聽侍郎說詩及後卜宅於吾郡而
侍郎已前卒春雨蔣先生梓廬朱先生皆從學於侍郎
與先生談詩或連日夕交相折也先生之詩意真體潔
出入於劍南石湖閒五言尤擅場朱先生嘗稱服病中
句百年終有死四海况無醫以爲雖山谷無以過病後
見道益切脫略畦町幾於純古淡泊之旨云先生至性
淳篤廣濟府君七旬患癰先生善事養以愈居親喪纖
悉必中禮方先生久病而吾母來京師先生以爲悲其

後六七年病乃稍愈扶杖行貌亦加腴焉及儀吉奉吾
母喪歸去年十一月九日丁夜先生擁敝裘危坐秉燭
待握手痛移時已乃收涕共飯道家常且曰吾病久必
當自排遣以慰汝母於地下然是夕先生又病病八閱
月竟以不起也病之始懸樞側右肉墳起如拳噎咳反
側輒引痛以是臥輒起夙苦痺坐又需人日數十動止
者半年先生則笑曰吾每怪盧升之之沈於頴也今乃
信之病日亟飾巾敦匠謝醫藥於時有蔣某者以魏仲
遠敦交集求易畫於先生先生謂儀吉曰此竹垞朱氏

之誤也博學之難蓋如是或贈舊尺牘一自署曰霑而
稼堂潘氏題之曰既足先生曰若何人邪已閱亭林集
及年譜而知爲李先生雲霑也先生爲權賞累日亦欲
以自遣病其高致如此先生無子以從兄之子嗣曾爲
後孫三人孫女一人病革呼嗣曾曰禮男子不死於婦
人之手汝善伺我其夜卒先生生於乾隆十四年十一
月七日卯時卒於嘉慶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卯時
年政七十德清縣學廩膳生貢成均注選訓導省檄署
麗水教諭會病不赴先生有詩三千首自刪存勵數百

首第爲八卷遺命勿乞人作序娶陳氏順天宛平縣知縣基女繼娶許氏大理寺評事培女許孺人賢而有文以嘉慶六年牽先生乃卜葬兩孺人於嘉興之北稱字圩自爲生壙今嗣會將以十一月十九日啓而封焉先期屬儀吉以銘儀吉受先生教育恩至深此亦先生遺命也於是南嚮稽首泣而書之曰

嗚呼是爲嘉興寓賢德清歐先生之墓

馮吉哉墓誌銘

馮氏之先居浙之桐鄉乾隆初刑部左侍郎景夏始遷郡城四傳而至君大考浩山東道監察御史考省槐錢塘縣學訓導母王氏刲肱療親疾余嘗爲之記者也余世父漆林先生娶於王於君母爲兄弟器君於幼而以長女妻焉君年十八補縣學生乾隆五十七年舉本省鄉試爲教諭杭州監敷文書院數困於公車更祖父喪竭力營窳家日貧於是王孺人老矣念無以養乃就職鹽場大使分發廣東幕府漢軍蔣公儀徵阮公皆材

君任以事道光元年春署電茂場大使夏旱禱雨感疫
卒時王孺人方就養於幼子爾熾東平州判任君垂沒
屢顧其甥錢某而曰我死矣奈何乎我母無他言嗚呼
士之求祿以養親者常不能朝夕色笑於其親側雖有
以養而家庭閒不能一二如親之志者蓋不少也自忍
於貧約則已耳而又無以安其親至於事未遂而身殂
長以贖其養之志而轉益其親無涯之悲此凡爲人子
者之所動心而君何以瞑也嗚呼可悲也已君爲人敦
厚縝密工詩善篆隸之粵逾年有事於潮州書抵余曰

吾來潮舍於文公祠下日瞻巖巖之氣象而握算不休
實愧且懼噫君殆有不得已於中者耶君諱俊焯字心
賢別字吉哉生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卒道光元
年四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一年月日葬於某原余從姊
屢舉子而殤第四子詠基今奉君行狀請銘者也繼娶
王陸俱無子側室徐氏生葆厘尙幼孫一人孫女二人
銘曰

嗚呼以親之養而去其親去不復見中殞其身垂絕猶
慕哀哉斯人

徐新田墓誌銘

德清徐氏自餘姚西遷康熙中禮部侍郎倬工部尙書
元正父子以清節聞尙書公之長子曰志莘父任入官
其子曰以升孫曰開厚曾孫曰天柱卽君考也比三世
又皆入翰林門族盛且久矣而家法務儉約謹退恂然
篤內行予舅氏餘齋戚先生高士也有人倫之鑒嘗曰
昔范史稱伏生之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吾鄉徐氏近
之矣又舉杜詩薦伏惠公之辭曰經爲人師行爲儀表
吾友新田亦足當之新田君字也諱養原又字飴庵妣

王程君程出也逮事祖妣費後曾祖妣宋幼從父宦再入京師父乞養歸遭重親憂遂不復出君順事左右說經娛父久之父卒嘉慶六年充浙江副貢後四年母又卒君亦遂無意應舉君嘗言曰古之儒者必修六藝邇之書數居之禮樂皆以養性也於是條通經傳箸其大者爲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表五官表攷工雜記其說多墨守鄭氏若論明堂失之隘計侯道失之遠又直諍其失爲尙書攷列漢魏舊說舉近日諸家所未及舉又爲隨筆決其是非爲黑水

攷渤海攷不附和其鄉先生東樵胡氏之說皆實事求是
不爲苟同於六書會意指事辨析最精以及形聲四
者字字別出之爲六書故糾二徐釋許之誤爲檀園字
說箸李斯作篆之跡爲僮籀還史游字體之正爲急就
篇攷異於古音增析段氏十七部得十九部求其得聲
之原爲說文聲類本其分部之實爲毛詩類韻周易楚
詞經傳諸子音證古音備徵記於是儀禮之古今文周
官之故書春秋三家論語魯讀皆能列其異同而爲之
攷於算學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割圓表長廣

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圓對數比例對
數新論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真無相雜糅又謂古義明
可以知西法之莫能外也程太宜人善鼓琴嘗自製譜
君益講求音律以娛母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樂曲攷
管色攷荀勗笛律圖注多據左氏管子淮南蔡邕之言
證後儒之違闕蓋篤信古學君志然也君常家居又書
外無嗜好非疾病喪紀不輟業誦錄攷論矻矻然循循
然五六十年以爲常安粗糲遠聲譽偶爲邑人評論所
著書錢詹事先生見之大驚歎時始知之儀徵阮公徵

高材生數十人誥經于杭州君與其弟養灝與焉養灝
後官御史病歸亦篤素君子也兩人處眾中多稽而寡
言阮公甚重之其後校勘諸經註疏以尙書儀禮二者
屬君儀禮錯簡脫文尤眾君所校遠出永嘉濟陽兩張
氏上阮公進之于

朝雕版者三世多傳習之者他撰箸及雜文詩歌潔本
若草彙累數千紙今君之子仁本琳校寫猶未竣君以
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娶桐鄉馮氏先
君十三年卒君爲箸行略今仁本等將葬君某原乞予

言
卷一
三
爲銘憶予忝鄉薦餘齋先生喜曰不意爾與新田同舉也嗚呼今三十年矣又不意而銘君之幽宮銘曰

世言心性末流墮禪君曰舍之不如反身高論經濟紛
徇見聞曰非躬歷終恐誤人孝乎惟孝慎靜尙寬修禮
播樂知服博文邑式黃髮家蹤碩賢大命不淑令聞不
隕湖山樅栟其延其芬千秋闕藏噫乎徐君

李次白墓誌銘

嗚呼悲夫吾何忍銘吾次白之墓也壬辰秋吾將出都門謂次白年五十矣猶數以程試之文聽得失於有司何益孰與夫歸就所箸斬見知於來世也乎明年吾其待子於江淮之間次白笑曰諾冬暮吾到家吾子寶惠書至次白則死矣傷哉瀕死謂寶惠篋有金二百以謀先人窀穸未就其付我子文資爲之又謂寶惠致別於余語悽愴不忍聞今文資將卜葬君先期乞吾文嗚呼吾又何忍不銘也次白爲人仁直通敏敦氣節其學無

所不綜貫李氏世以博雅名康熙乾隆間兩舉博學宏辭科李氏皆有薦者次白生二歲而孤家故有書多散失年十七補縣學生處貧則習法家言以養母其後舍館於硤石蔣氏金陵王氏兩家藏書聞海內次白窮晝夜縱觀經目輒成誦不忘淵如孫先生僑居金陵賞其詩走與語大驚恨知之晚孫先生方纂集十三經佚註次白分任之成周禮賡義左傳集解若干卷孫先生善病晚年所箸書多付次白爲卒其業舉嘉慶戊寅鄉試入京師於是高郵王尙書其舉主也深於經尤善小學

吾郡程學使同文善言史尤諳習

國朝掌故及山川隘塞士馬芻糧治河興屯盡悉諸利弊皆以所學名於一時及與次白語則皆驚歎以爲殊絕然次白處眾中侈頤莞懌退然若不能言者其自守嚴甚非其義一無所授受其於流俗意見無纖芥可著胸中者與余交甚密兩人生同歲長同入縣庠同嗜書其論爲學門徑決事可否取舍殆無不同者始舍館於余一年海鹽朱閣學方增督江南學與之偕及還謂次白無去我以是居閣學家最久閣學沒次白經紀其喪

錄成其遺書而後返於余顧貧益甚且病不食不寢藥之若稍差者復出授徒又朝夕咕畢年餘而遂至於死也悲夫時舍館於吳侍郎椿家疾甚猶講授不輟或曰已諸曰吾職也一息尙存不可懈侍郎使其子以疾辭乃已及沒侍郎感其意賙助之甚厚次白兄鳳孫有廢疾次白奉養惟謹嘗謂余曰日者梅里人來謂吾子閒市肉以奉其伯父而已仍菜食此言殊慰念又謂余曰吾江南之行家未舉之喪皆窆焉獨吾父未葬意朱君督學三年畱將謀之不意其遽還也今當奈何余與次

白兩人家事相商度無隱次白以語余者不語人人也
迺其所箸書則雖余不以告蓋次白志意深遠初不屑
屑文字閒今得其手彙有攬青閣詩望春廬詞及詩攷
異詩經名物攷又有姓氏輿地諸書草略未竟其十七
史攷異最完善辨覈諦審當與嘉定錢氏書竝行者嗚
呼次白已矣幸而傳其所箸書其終見知於後世也夫
次白諱貽德字天彝又自號杏村先世自江陰徙嘉興
曾祖我郊官廣西參政祖宗海考朗俱國子監生永昌
府知府宗渭乾隆己亥舉人蘭則本生祖考也妣陸氏

本生妣鄭氏娶吳氏能詩居姑喪泣血成瘵疾卒次白
時方踰冠遂不復娶子一文賁縣學廩膳生有學行能
繼其家者銘曰

嗚呼次白曠世之才萬古之心日星之耀而土壤之沈
已矣吾弦之摧兮其誰嗣音

戶部陝西司主事李君墓誌銘

君李氏諱培厚字耕淳別字心畬又自號少鄉山人大考長蘆都轉鹽運使諱世望考山西鳳臺知縣刑部員外郎諱以健父子俱第進士歷中外官俱早退歸所居崑山君於崑弟行次二母曰顧恭人我學士府君官京師時故兩廣總督吳公熊光以君入縣學試文導言於府君遂以吾姊字其後君來就婚於閩學解會鄉試予與君偕歸杪秋又同至閩明年又偕歸又明年我府君棄不孝孤未幾君亦更祖父兩世喪蓋自庚申以來六

七年歡樂哀痛兩人境相似跡相比情甚相得也及予官戶部奉吾母以北而君與吾姊偕侍行君亦官戶部居四年又無日不相見自甲戌之夏君以念母陳假歸遂相睽隔是歲八月吾姊沒君期喪除久之而後繼室於常熟陳氏丁丑戊寅閒予奉母喪歸往來三四見數上堂問顧太恭人起居退與君道故舊言貌氣誼無異於前時迨吾又北行始聞君頗以煩懣致疾君長女爲予子寶惠婦近數年君與其女書語多不樂予心訝之予罷官猶畱滯日下不早歸從君一日游盡君之所欲

語者而君訃至矣哀哉君有子二人女三人皆吾錢自
出而陳宜人無子女君沒而陳宜人書抵京師謂君故
所有先人遺田產當君在時已消耗歲償子錢家不足
今則但存大屋耳餘一切無有及予歸之明年春至崑
山而顧太恭人適以是日卒不及見見兩甥誠無以給
朝夕嗚呼唏已君爲人仁厚謹節處家庭閒善持大體
有拂意但默坐不言於人惟予同居時得聞之今且頻
年煩懣而竝不予告何也意謂予歸日已近而不致書
邪抑且有書之不得達者邪夫盛衰遞嬗人事之常固

君之所習知而何以不能自解以至於斯也悲夫君生
乾隆己亥某月日以道光辛卯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
某原年五十有三吾甥德馨德莪請予銘君之墓君故
愛予詩則遂以詩銘之曰

憶我與子少爲朋讀共鐙火行連簋沈詩任筆看君能
重親致歡君之初來予子舍偕愉承蠡湖消搖輦山登
往來帶水赤馬乘君家亦園嬉游會壘石坐我雲峻嶒
雄談一縱傾三升君飲甚約言則膺退然履謙衣不勝
人間至樂不可恆嗚呼兩家喪威仍卅年回溯悲填膺

君宦京國勤潔稱將母謁告歸田臆眩摧更張不忍聽
婉容和氣慍釋癥母躋大耄惟子憑嗟未終事死淚凝
踰年母沒同歲朔兩兒履霜寒殘殞道路隕涕相憐矜
况我自出肝心崩不敢姑息誨其承古也事母冬叩凌
以孝格慈惟烝烝琅邪之族期後興埋石九幽吾言徵

矯太宜人墓誌銘

太宜人姓矯氏奉政大夫吳縣董如蘭妻翰林院編修國華嘉慶戊辰科舉人國琛母以嘉慶二十四年秋某月甲子葬先期國華以書諭儀吉於京師曰不孝與吾子爲道義交往疆圉之歲我兩人先後悲失恃踰躅嗚號惟子予同茲奉吾父所爲家狀以請子銘子其無辭狀之言曰宜人爲人慈厚而夷曠一旦無疾猝逝豈以予病禱神而及此邪儀吉歎曰其殆有焉昔唐子西之母史以夫病請代而沒眉山蘇氏實記之其事蓋相類

而狀不敢質言之斯慎矣夫銘曰

於矯之先矯父仕晉蓋出姬姓仲彥亮節蜚遯扶風久
家關中泉於文獻涖官在吳遂遷姑蘇乃曾大考爲穀
城令厥諱廷俊祖諱錦堂考諱世綸是生宜人曩穀城
君女適董氏婚媾伊始中表密邇稔之賢淑再世而復
君舅尊章豈惟孝事于以先意姑沒舅老嫁女而思固
迎之歸女公弟妻爰居爰處甥姪易乳夫弟女妹若兄
子女嫁娶搢拄奕奕作廟文獻以祠斯爲善懷夫子宿
疾籲嘑北辰斬代所天林鍾之月十六日夜言笑方暇

今夕皎月明當晴杲和醬宜好琛也侍言曷委婢媪孃
母勤苦蚤起如常操作親之竟升砌臺臺何中圯讐心
去神時方加辰女四存二趣歸視玲得請奚憾生於涖
歎十月乙未六十六歲所天杖泣禱乃應邪而疇以家
華也星奔慎卜兆域踰年乃克周圓之濱嶼廡高原闕
此刻文

周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代州周氏歸故刑部員外郎崑山李君以健爲
筮刑部始宰鳳臺改官日下太孺人皆從言容無所弛
進止無所擅女君顧太宜人大賢之刑部之考故官長
蘆都轉鹽運使旣退老于家刑部乞養而太孺人從歸
江南嘉慶十二年刑部卽世道光四年閏七月十六日
丙午太孺人卒其後二年縣之士民相言曰刑部之亡
太孺人年二十九爾苦節十有七年以旌協於

朝令且自太孺人撫其八歲孤增厚今長而愛人逞歲

隔并偕其適兄伯仲出粟振博與而勤稽斃羸大起吾
聞李氏兩母皆日嫫其子以活吾鄉里也是太孺人又
善教也則眾走校師及宰之門貢焉有司察之信乃達
于禮部

詔爲坊於其縣於是增厚筮日告柩葬於某原而求儀
吉銘吾姊爲增厚仲嫂增厚妻錢塘吳氏又我姑之子
戚誼至邇且太孺人賢不敢不祇敬以銘銘曰

華袿美食志適傷也冰雪菟積德適生也鞠瘁以貞後
延盈也

亡姑蒯君夫人墓誌

儀吉第七姑適蒯氏善繪事自吾高祖母陳太夫人粥
畫以炊教成我曾大考褒顯於

高宗遂以畫名天下百年矣姑畫出人皆以爲能繼太
夫人嗚呼繼之者畫耶其有由然者耶我錢之先自明
中葉仕者五六世及明亡或奔走障海或逃于鄙家往
往破矣康熙中我五世祖鶴莽府君教諭西安質田治
行高祖廉江府君侍左右不忍離而屬家政于太夫人
太夫人乃畱居所謂南樓晚以自號者也樓在海鹽中

錢里朽蠹敗瓦矗立村野中竝港港南北屋數十星散處皆吾宗也大抵耕桑不自給嘯號寒聽太夫人則存恤之甚厚外釁非意平心慎慮從容以應而以其閒俯仰晨夕察時物之變態見天地之生意得之心而寓之於畫當是時從父少宗伯公幼太夫人卽教之畫及姑問畫於少宗伯公公遂言曰妹亦知太夫人之德蓋所處至艱難而詩禮之氣常怡然有以自樂者邪六十二歲文端始登第有祿以養太夫人猶藉畫補不足其後孫曾科目繼起盛矣然載固知老人作畫時有未嘗望

及此者蓋種德者之於天豈其有所望而且以自必邪
矧夫繼之者或厚其積或否將無復有所以天者邪妹
其思之姑乃優乎追慕題所居曰仰南樓時端坐卷舒
遺翰如見太夫人而思其用心故姑之事舅姑也以孝
聞子之幼也卽授之小學成照芬旣同舉京兆試歸常
令之靜坐曰養汝生機則理可明矣撫庶生甚有恩待
人靡不厚事雖可危可忿無所于迫激謂儀吉曰我之
於家也若種樹然深根勤溉以俟其天而已蓋所得于
家學者如此多見元明名蹟閒論其工拙厚薄之故皆

有理詣始病疴聞儀吉言事奪俸肖鷹以賜振其志遂
爲絕筆諸子將卜葬屬爲銘嗚呼先考同氣十有一人
十數年來惟我姑獨存而姑又沒矣至哀無文其何以
辭謹質書其世出嬪屬忌日曰

噫乎斯邱之藏是爲故江南安慶府江防同知嘉興錢
府君諱某之幼女諱與齡字九英大考爲太傅文端公
妣歸安沈氏封宜人所生陸氏馳贈孺人始生在沭陽
縣解十二歲失怙恃十七歲陸孺人李二十而嫁爲前
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妻生四男晉

保關保成照芬一女夢蘭嘗從蒯君入京師西踰鬱林
南觀濤江年六十有五棄堂帳于黎里之居時則道光
七年秋七月庚午也

正烈劉宜人墓亭碑

故連平知州揚州蔣君世珍之妻劉順治中以節烈死
州人葬之於城南烏石坳諡之曰正烈碣之曰正烈劉
宜人之墓又亭之於其前百六十年矣嘉善陳君鵬來
爲是州始攷舊聞諮父老稍得其事顛末申於大吏爲
請旌於

朝嘉慶二十三年也初蔣君之爲政也甚惠愛其民於
時嶺海初定土寇猶數發謀報旁縣賊數千人嚮連平
行至矣蔣君曰賊至而後圖之將驚吾民吾往可以權

其逆順強弱而爲之所則策馬遽往入賊中召其渠諭以

朝廷威德賊無白首理若能降邪吾將舍若罪復若業何如賊素聞蔣君好官感其意相率願解散去不犯連平是夕也君宿賊營中晨旦而還守備吳章者故與君有隙幸其出卽誣君通賊告於總兵黃應傑應傑故明將以惠州納降者也卽以啓平南王牒下捕君赴郡獄而宜人頌繫守備解旁舍中吳章將無禮於宜人宜人大怒叱咤去則又遣婢子游說以導意宜人曰死不可

後矣遂縊而死蔣君下獄病亦死事竟不白逾年吳章有罪入廣州獄亦死連平之民相走告皆曰宜人擊殺之也蔣君他行事不著其到官年月志乘且失載單騎諭賊一州安全功亦焯矣然而非宜人之烈雖君之賢終湮沒而不彰知死不懼完天地之正氣震動於人心晦而愈光久而日新吾是以大宜人之烈也爰頓首洒筆敬書其亭之碑

謝烈婦墓碣

懿乎是爲東莞謝烈婦之墓烈婦王氏杏芳其名縣之寶潭村人年二十一適同里謝亞煥未笄亞煥死烈婦奉姑李以居矢不嫁縣學生王永清者矚其美欲娶之而詭言爲其從子娶婦使導辭于李李知烈婦意堅辭不可王永清素姦暴橫行一邑人人指畏之先宣言曰若不從吾且毀若屋李懼而勸烈婦行烈婦笑不答已而永清帥數十人至大譟升屋撒椽發瓦勢洶洶不可止李大懼竄伏烈婦慨然出語眾曰若曹欲何爲我在也

勿驚我姑永清見烈婦出計得甚呼眾纂之歸先是烈婦知不免采毒艸爲備輿中食之盡抵永清舍登堂毒發死永清謀於亞煥之季父某乘夜還其尸瘞於亞煥側李乃告於烈婦之父庭瑞愬諸縣縣令倪君逮永清之從子以訊方劫婦時其從子適它往壹不知永清所爲久之獄不成踰一年矣會元和吳君毓鈞權令至亟逮永清永清之平海匿某守備解中吳君移書守備怵以利害始誘永清出一訊具服下之獄瘐死奏當上於朝得

旨王氏其予旌道光十一年冬十二月也後二年儀吉
客嶺表緣縣人之志而碣其事於墓

吳童子壙銘

吳童子者恩熙名慧生字父傑刑科給事中嘉慶二十五年冬生於京師三歲從給事於蜀逾二年疽發于腓朞而已北歸至臨潼復潰至京師遂不差八歲殤道光七年夏六月也自童子疾甚而予始識童子予方異童子之孝且敏童子亦暱就予而不虞其遽沒也童子既沒數日予閒獨坐小齋視日影度南牕下枯竹閒冉冉欲盡意悽愴念童子之言惟給事未有他子童子生絕愛憐之及迎養尊君漢陂先生成日抱孫動息與俱

愈無所訶責而童子特謹畏甚命之如嚮近者病中摹書寄先生於家計日而曰大父久不我答我知之蓋以我書劣又愛我弗忍斥爾我愈當更習之得佳書以娛我大父也予問童子疾童子迎候肅然具言昨服某藥某藥無誤者及革晨起猶慰其父母曰今日病稍退也奴市藥則曰方暑晡而往可矣奴述其言而出涕又曰嘗見奴輩奔以語人奴曰公子伺吾短耶則愧甚頰赤自後家人過失務掩覆弗復道四歲觀蜀諸生射乞得小弓矢而效之支絀挺然見畫亦效之惟肖今猶存折

枝二幅于母袁鍼篋中嗚呼孔子曰不知其地視其草
木不知其子視其父以給事之賢予固知童子之有教
也既見而喜其又有質也方語給事益修德而慎致其
習以漸其成也而不虞其遽沒也傷已今將歸骨於稽
山之陰而給事乞予銘銘曰

昔子敬樗蒲之談張元虧齒之對狹中口給猶美乎當
代不如童子之言溫溫乎其有愛也珍木嘉卉高岡植
榮煌煌熒熒秋風悴之不成其楨噫吁噉吳生

硯貞權厝誌銘

硯貞小妻胡姓嘉善人初名愛珍生九歲當嘉慶己未
吾父督學於閩吾母自京師歸稍畱將之閩而硯貞隨
其母金來金嫠也居閩二年歸金挈之海鹽某氏硯貞
之在閩也金請於吾母長以歸余至是惑于人言將他
屬硯貞驚泣不可所以撓勸之百方會其舅氏有欲斂
以爲婦者金頗從之且揚言余病不測矣硯貞大哭期
必死初余祖姑適嘉善朱氏硯貞居舍近於朱及硯貞
居海鹽其大父年七十餘矣時往撫女孫還言於朱事

言三 卷一
三
頗聞吾母乃召金來來輒去去而女病金亦憐之也則
復來來又輒去如是者四年丙寅十月吾母謂金若自
決當如何金度不可強曰決矣然時時忽意思不樂輒
欲易字女大呼曰趣從我歸海鹽女悲懣以是疾益痼
明年夏六月病革金度不可治乃請于吾母曰惟所命
七月以歸余逾月卒年十七硯貞姿性明慧顧氣柔宅
心厚類不當以瘵夭死而竟不然詩曰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尙何言某月日權厝于某阡而爲之銘曰

切切博博昔生之心兮灑然曠然魂嬉今兮骨肉偃斯

女貞之木森兮

硯貞別誌書磚

硯貞生河南某縣八歲還嘉善有老尼名之愛珍硯貞之至也余姊授以毛詩唐人絕句鴛鴦湖權歌其誦之也曼聲眇指如會古人意教之爲詩不能工然以是頗厭鍼黹而尤嗜識奇字閒以問余燭下俄頃閒或至累百翼日覆之未嘗誤也其後三年自海鹽來余妻陳呼硯貞賭識字而硯貞數負余戲之曰若讓女君耶自晦爾耶則掉首曰否已而泣然曰我心血耗矣不復能強

記故負也海鹽俗勤蠶遂工視蠶余謂若名愛珍宜知蠶請其故余曰愛珍者蠶名也則請覆其書嘗見秦少游蠶書笑曰是無用于今我當以今蠶事覲告君君爲書我亦當如秦氏婦余卒卒未果而視貞私有所記數十條其沒也余爲潤色之題曰說蠶沒前數日久雨掩牕坐無聊漫取紙書曰瑞麥雙歧適余入笑語遂止自後遂不復書也明日中秋將夕霽初更月出稍下射廊廊深未及牖女伴譁笑指曰月出矣視貞坐房中不見月笑曰月安在吾欲看甚走出至堂中遽踰闕及廊余

遽止之笑而入自是不復出堂闕方是時晡熱甚其後
二日益嗽上氣醫者陸翁鳳紀曰是爲息賁法不治又
後四日而余有事之崑山其外後日卒遂不復見也瀕
沒余母妻問若何念曰念父未殯居平不佞佛忽曰我
拜佛願一家長生端坐而逝丁卯八月二十四日也其
生也辛亥十月二十五日硯貞旣久病自度不可愈嘗
獨自言曰未知死味何如其有知邪無知邪會余從人
假潛研堂集見輪迴論大喜微誦曰人之有神如花之
有香也未聞花落而香存豈有人亡而神在灑然若有

得者噫今其知死味矣其果知邪果不知邪抑輪迴邪
否邪余既銘其壙意不能釋竊擬夫西河毛先生之于
曼殊也故又爲別誌書甄

說蠶附錄

凡育蠶先期取種擇繭之居蔕上者

說文蔕引蠶蔕從艸

文織

密者稠功者併衣置之筐必溫燥處守以貓旬而蛾
出乃偶而反之筐藉以菜子是時也宜東南風則易
生子子者蟻也凡下蟻勿使攢積忌疊種也第一日
出者爲樣蛾早出者佳晚出者力薄去之乃均敷於

連連者布也一謂之簾度黃梅則置之甕明年二月
十二日俗謂蠶生日乃浴種散堊灰於湯稍涼浴之
炷香盡尺乃已暴日中勿使凍陰雨則更襲以布置
之灰以滲濕乃懸於風中燥而拂之仍反之甕清明
後蠶始轉轉者色漸黑也或曰當浴時以鹽洗是爲
殺種使子之弱者不得轉其轉者皆良蠶也候屋外
桑葉如豆葉大時時出之置之下風使聞葉香仍反
之甕一二日則皆轉或置甕觚旁少頃盡出竹木筴
振之鵝翎掃之入烏笊中稱其重以準葉之多寡凡

采桑貯之蒲囊必濕其外簾以巾勿使當風當風葉
不脆將飼薄刀縷而切之視其小大而慎與之二眠
三日後不須切也其未眠也尤忌濕葉凡葉裏雨露
中或色味變不可以飼佳葉甫采歸亦勿亟飼稍涼
乃與之惡鬱熱也大眠三日後葉正盛檢視乾濕人
力或不周猶宜稍稍置意也凡飼蠶晝夜時其飢勿
嬾惰也蠶善化忌遠客若醉人若諸不潔者眠而聞
雷縛鐵器於槌以禳擊大眠三日開繅

廣韻繅分
蠶丑利切前

一日落網凡蠶時畏寒亦畏驟熱寒則熾竹炭於室

竹炭者窰硝也凡蠶之美惡不能豫言大抵二眠體色齊者佳吾鄉蠶種多取給太湖餘杭春雨沙於桑餘杭蠶食之輒死餘杭山產也太湖故沙產則不害山頭柴宜杭稻之潔者灼山炭宜不煙者或以竹炭凡縑絲無問粗細以勻爲好餘杭火種太湖千金種十斤繭可得絲二十兩他種不過什一也

小女子瘞甄銘

天孫錢女子子丙寅生丁卯死死若生皆七月生六日
死十八父遁天維兮悲訟無已爲之辭昔者出厭眾譟
還入門劍汝笑逐書嬉手翻翻藥瞑眩從父言從父言
奈何天天速朽銘蘄久

殤孫瘞甄記

殤孫墀生以道光四年十一月九日周一月而盡十二
月八日也自病之作卽日濱於死飽乳而安寢者財二
十日爾嗚呼汝何樂此二十日之飽且安而爲是人耶

汝又安知夫世之人自少而壯而老蓋有求一日之飽
且安而不可得者耶而又何悲邪瘞於浙江誼園而書
其瘞輒曰

人之有孫生而愛之人邪其天眩兮嬾兮不忍離臥閣
而棄汝草閒噫使汝父兄宗族常係跡於京師也此二
尺之土其尙無患

亥壽葬誌銘

悲乎此吾第八女十小無服之殤掩骨之坎也初我大
母沈太恭人兄弟次六先君心懼於聞也故六妹行七
予仍前規又避妹次女遂遞降呼十小云道光七年歲
在大淵獻秋八月十一日生于京師時亦加亥故以亥
名兩歲病已愈明年又病其亡也六歲十二年春正月
八日也曉寢初覺吟前人句歡如平時忽顧謂母姚兒
謝孃恩姚聞驚疑訶若何語晷移未中泊然坐化玉柱
垂尺舉體和柔俗云如來弟子墮眾生趣報身如是佛

吾不知事則異焉嗚呼吾女令秀奇慧越於常兒羸弱
痛苦受於積歲嗟笑不任而捷解人意行持偏用而無
躁已心將冀天憐終能茁長醫藥疑效蒼皇不畱勉從
羸博之文實連形氣之痛移恨元石詆哀後賢銘曰

韓之女挈盧之姚婆錢之亥壽石三其磨父子恩愛智
愚則那

十殤誌銘書甄

誌曰浙江廣誼園門東嚮入門西行折而南復西行折而南得別窻一所廣二三步輪五六步淺草叢棘中蓬顆鱗香南則我錢氏十殤在焉得地五分之一其前吾七妹周之冢丙向其左曰朋壽已向其右曰莘丙向又其右曰蕙又其右曰茗皆丁向吾之四子也其北曰楨曰塤皆丙向吾之兩孫也其右爲吾九女又右十女皆丁向莘蕙之間爲五女午向嗚呼吾妹之殤在乾隆乙卯朋壽以下之殤始嘉慶甲戌至今道光壬辰十九年

言身要卷十一
三
開天者九人與妹而十悲乎是歲季秋之月予將出都
門誌其方於輶而系之銘銘曰

有幼者魂飜二五地下出入誰爲撫地上春秋猶有主
一歲二焉奠羹膾今將歸兮嗟告汝肌肉易朽骨難腐
象螭跌蛇莫予侮千秋萬歲爲野土

八女瘞銘

予銘十殤南行有日約車戒晨殤者又一倉兄如疑徊
徨遂失亥壽之右噉復置望嗚呼吾何心哉而忍持此
筆嗚呼是爲吾錢八女性知孝順年則二七也

西城瘞旅冢誌

嗚呼是爲平陽賈人百九十有七遺骸之瘞所也乾隆
初晉人爲館於阜成門外之地藏寺凡賈而容死者權
厝焉待其子孫至而反之有年所矣已而反者少厝者
積寺僧又私質其旁近地益無以容則發舊厝以爲新
瘞者之穴而猶冀其子孫之反之也別而識之囊滕篋
卷者塞一屋又無以容則暴露庭中盆盎列之風日於
上烏犬於下骨多不具巡城御史聞其事勘驗得實逮
僧於刑部正其罪爰謀爲之瘞而西城故有官冢亦歲

久盈焉乃請於

上出緝捕羨金於城之內外置冢二而瘞諸賈人於城外之冢左右以班尋丈以準楊名題於前和寫圖存於官廨終將待其子孫之能反之者班求之可以不惑復立石於其前用示道路無侵踐焉獄之發副指揮屈榮祖辭之聽正指揮許惇書候選知縣王有壬冢之誌巡城御史賡福錢儀吉也時則道光七年冬十有二月

記事稿卷十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